

# 恋 之 梦

秦瘦鸥 著

这是一个没有月亮的黑夜，乌绒似的天幕上，虽然还点缀着几颗稀疏的星，一闪一闪地在发出极微弱的光来；可是它们的光，实在太微弱了，照在地面上，只能勉强呈露出一些高大的东西的轮廓，余下的还是一片黑暗。而对于梦石，这些高大的东西的轮廓是不须注意的，现在他只求可以看清楚脚下的东西，然而这就不是微弱的星光所能帮助他的事了。

他在九点钟的时候，就从兰溪车站出发，沿着浙赣铁路的这一段所谓金兰支线，匆匆地开始步行。在他最初的料想，人在铁道上，踏着一块块平整的枕木前进，纵不能如柏油路一般的舒适，至少也可以比得上内地的媒屑路。哪里知道才走出车站的外扬旗，已经暗暗叫苦不迭了。第一是轨道上的石碴太多，而且都是三角形的小石块，人的脚从上面踩过，即使穿着皮鞋，也往往要痛得叫出来；第二是轨道上的枕木距离都有一定的尺寸，人的脚步可就不能这样齐整，你越想一步一块的跨过去，他越是一高一低的蹶得厉害。因此梦石走了一会，就不能不放下他的手提箱来，作为坐凳，暂时休息一下。

夜风从他面上拂过，一阵阵的凉意，不但吸干了他额上的汗珠，同时还把他那受了过分的刺激的脑神经也吹得清醒了几分；他把自己的帽子脱了下来，搁在膝盖上，很无意识地拈弄着。他倒并不往四面看，其实就是看，也看不见什么！

他的全身已经沉浸在一片黑暗中了。

大约四年以前，刘梦石这一个名字，在中国渔业公司里，还只有很少的几个人知道。譬如偶尔有人到公司里去找他，那位架子大得像经理先生一样的门房老爷，第一句往往就要说：“这里没有这个人！”及至来人一再向他恳说之后，他才肯捧出一本簿面皱得像当票一样的职员录来，慢慢地翻过去，翻到会计课的最后一页，压尾第三个名字，他的鼻孔里方始有一些声音透出来：

“唔！就早知道是一个新来的，怪不得名字这样生！”

其实，刘梦石也不能算是新来的了！他从练习生做起，升到会计课簿记股司事，其中也已整整的隔了两个年头，所苦的只是职位太小，所以在那门房老爷的耳朵里，这个名字还是生得很咧！

梦石是一个在极困苦的环境中，侥幸长大起来的青年。他家里很穷，父亲早死，小时候身体非常不好，生了病又没有钱请好的医生看，曾经有好几次险些就要装进小棺材里去了；后来进中学念书，完全是靠他自己取到的奖学金，否则是绝对没有希望做中学毕业生的。出了学校，总算又不知道靠着谁的洪福，很顺利地就被介绍进了中国渔业公司，虽然最初的月薪只有十二块钱。

他的家庭倒很简单，除掉他，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他母亲，还有一个问题就大了。这话怎么





讲呢？原来在他小的时候，他母亲一时高兴，不知道打哪里去替他弄了一个童养媳来。这件事在乡下原是很通行的，梦石在十岁以前，也还不觉得对自己有什么关系，逢到不上学的日子，常在家里和这个女孩子一起玩着，仿佛人家的兄妹一样。后来他的知识渐渐开了，一班小朋友又欢喜把这个童养媳来用做取笑他的资料，大家往往要问他：“你的童养媳呢？”“为什么不带你的童养媳出来呢？”或是：“你晚上是不是和你养媳妇一起睡觉的？”……你一句我一句的问个不休；弄得他后来一听见人家提起养媳妇三个字，自己的脸便立刻红起来了。

及至他进了中学，这个养媳妇的事情便越发成了他心中最困苦的问题，虽然他曾一再请求他母亲变通办法，不要强迫他和那童养媳结婚，可是他母亲的主见就竟比什么人都固执，绝对不准通融，而同时那童养媳的孤苦无依的境遇，也有些使他不忍急于决裂。

到了中国渔业公司后的第六个月，他母亲便三次写信来，要他回去结婚。他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之下，只得鼓足勇气，写了一封很坚决的复信回去，说明非等自己满了二十六岁决不结婚，否则宁可逃出去做和尚。这封信的效力居然还不错，他母亲也着急了，便允许他再隔三年成亲。这个缓兵之计一时虽然已经奏了奇效，可是三年期满的时候又怎么样呢？当时梦石实在不愿意先考虑到它，只求再能苟安三年，到那时另筹办法。

中国渔业公司的总办事处在吴淞，他的故乡在松江，相去不过一二百里路，并且有火车直达，依着常理说，梦石就是每星期回去一次也未尝不可。但是就为着这一件童养媳问题，竟使他一想到家便头痛，幸而知道母亲的身子很康健，不用人搀扶也可以上得余山，所以自己还比较放心。

星期日既不回家，总不能依旧整天躲在公司里啊！梦石的个性是很欢喜看看青山绿水的，凑巧吴淞的附近，正是这种环境；因此每逢休假的日子，梦石便把整个的身心抛掷在大自然的怀抱中。那时他也很少和同事往还，所以出游的时候，往往总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在某一个晴朗的春天的午后，梦石照例挟着几本书，一路闲行，走到了江湾附近的一个村落里，正想找一处清静的河边坐一会，突然听见后面有一阵很洪亮的喧笑声，渐渐地打远处逼近过来。他料定是上海来的那一班时髦人物到了，他们的习惯的喧扰，是梦石平素最害怕的，便决意打旁边的小路上躲避开去。

当这些人的身影渐渐地打一丛竹林边转过来的时候，梦石本能地回头去向他们看了一眼，却也看不清楚是怎样的几个人，只瞧见其中有一个最苗条最活泼的身影。

“密司脱刘！密司脱刘！”那些人的中间，出其不意的有一个声音在高喊着，并且是一种很熟的声音。

这样梦石就不能不站住了，而那个远远地在招呼他的人也抛弃了他的一群，用着很快的脚步冲过来了；到得彼此相去约十码路的时候，梦石也禁不住很热烈地喊道：

“啊，原来是志群！想不到在这里碰见你！”张志群是梦石在中学时候的老同学，两个人的感情一向很好，其时差不多阔别了二十多个月，因此一见面，更觉异样的亲热。大家先略略问了一些过去的情形和目下的景况，便携着手，一起望志群同来的一堆人走去。

“这些都是我家里的人和几位亲戚。”志群先给梦石说明着。“今天的天气特别好，所以大家一窝蜂的玩到江湾来了。”

梦石和志群的亲戚们见了面，虽然听志群很熟练地替他逐一介绍着，可是人太多，一时实在记不得许多，只特别记牢了一个名字，就是方才他远远地瞧见的那个身影最苗条最活泼的人的名字。

“这是汤小姐，我的表妹。”志群口里这样说，梦石心里也就这样记住了。起初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单要把这个名字记住，但到当天傍晚梦石将要和这群人分手的时候，他才发觉这位汤小姐的声音笑貌，已经占领了他的脑神经的大半部，非但这个名字有永远不忘记的需要，并且还觉得以后在什么地方再能见到她的问题，也是当天急需解决的事。

“你府上是不是还在横浜轿那边？”梦石实在不好意思就向志群询问汤小姐的住址，只得先问

志群的家有没有迁移。

“不错，依旧在大德坊七十五号。下礼拜日你到我们家里来好不好？”志群很诚恳地说，“近来我们家里人很多，真热闹得有趣呢！”

“好！我一定来！”梦石来不及的答应，可是终于不敢问下礼拜汤小姐是不是也在你们家里，他只能很无意识地再多看了她几眼。

出乎意外的在一跨进张家大门的时候，第一个就看见了他怀想了一礼拜的汤小姐。她那苗条的身体上披着一件玫瑰色的浴衣，长长的秀发，一直垂到肩上，衬出一张没有涂过丝毫脂粉的脸庞，像一块毫无斑点的象牙一样。

这一尊活动的人像，就使梦石在庭心里呆住了一二分钟，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出第一句话应该怎样说。

“起得好早啊！密司脱刘！”倒是汤小姐很大方地先和他招呼着。“请进来坐，志群好像还没有起身咧！”

汤小姐身上的浴衣和志群的没有起身，都使梦石感觉到自己的确去得太早了；可是既已来了也不能再退出，只得很尴尬地跨进了客厅。

要和一个才见过面的女性不亢不卑的说几句话，这种修养原是很不容易的，幸而梦石的口才向来很好，而这位汤小姐的谈吐也异常隽爽，因此两个人倒说得非常投机；并且彼此还发现了一个相同的嗜好，就是大家都欢喜野游。当志群从里面睡眼矍矍的走出来时，梦石差不多已经不需要这位主人了。

“方才三哥有电话来，约你去看电影，你知道没有？”志群先和梦石寒暄了几句，接着就向汤小姐这样问。

这样好的天气，关在影戏院里有什么滋味呢？”汤小姐很不愿意的说，“他们总是欢喜混在都市里，我的脾气就不是这样。昨天还有你们那一位同事姓周的也派人送信来，要请我今天上新雅去吃饭；逞我的心意，两个地方都不高兴去！”

“你不能使这两个人都失望啊！”志群打趣着说。汤女士的脸色微微红了，而梦石的心，却在怦怦地跳着，他觉得抢在自己前面的人太多了。一种可笑的失望使他感觉到不能再安坐下去，便随口捏造了一个理由，打座位上站起来，向志群告辞。

志群和汤女士却坚决不允，一定要留住他，汤女士并且建议：

“我们今天爽快好好的打扰他们一下，先同到新雅去吃饭，然后再到三哥那边去，教他请我们看电影。志群，你看好不好？”

张志群这个人是素来极欢喜找一些有趣味的事情干干的，他觉得汤女士这个建议非但很滑稽，而且一定还有很有趣的下文可看，便立刻赞同，并且竭力把梦石挽留，要他同去参加这一场胡闹。梦石再三想走，都被他们硬生生地拉住了。

这一天，真使梦石感觉到说不出的无聊，他和志群两个人像看戏一样的伴着汤小姐去赴了两个充满着爱情的气息的约会；他看那志群的同事周和汤克民小姐的另一个表兄——三哥，是怎样热烈地在追求着汤小姐。他们竟敢当着其他的人的面，说出许多极肉麻的话来，或是用很卑鄙的态度，互相讥笑，奚落。

当那一场电影演到一半的时候，梦石实在受不了了，便推托小便，一个人悄悄地溜了出去；在电影院的石阶上，他几乎要发誓永远不再到张志群家里去，永远不希望再看见汤女士了。可是待他回到了吴淞以后，寂寞的环境，孤独的生活，又使他不由自主的提起笔来，写了一封信寄给志群，假作是向他道歉，表示实在因为精神不好，所以不告而别；末了，又加上一行最紧要的话，大概是说他们如其愿意到吴淞来玩玩，他一定随时在公司里恭候。

这信去后，隔一天，志群就有回信来了，大概说：“一俟有暇，必当奉访。”不但没有说明究竟几时来访，并且连梦石最关切的汤女士，他也没有提到一笔；可是他也知道无论志群怎样聪



明，也决计想不到他也是关心汤女士的一分子。

梦石本来可以说是公司里最专心于工作的一个人，但从这两礼拜来，情形就有些不同了，他差不多天天在那里计算着几时可以休息，并且使他时常梦见着三个人——母亲，童养媳，汤女士——甚至白天也不断地想到她们，脑海里接连着构成许多幻想，险些使他在整理信件的时候，也忘记了自己是在什么地方。

他不懂恋爱是一种什么东西，只知道自己有一些需要它，他也不知道汤女士有什么特长，只知道她是一个深合他心意的人物；至于他应该怎样做才能取得汤女士的同情，他也根本不知道。换句话说，就是他始终没有想到过自己凭什么可以去追求人家。直到第三个星期日，他才惊觉到过去的想望是一种不自量力的妄念。

然而不管怎样，这第三个星期日对于他的确是很值得纪念的！

“外面有人找你，刘先生。”一个听差不很恭敬地向他报告着。这时候还不过上午十点钟左右，梦石正极无聊地在宿舍里坐着，听到这个报告，便立刻猜定是在吴淞镇上开着一家米铺的老板，因为他老人家是常有许多信件要教梦石写的；或者，他想，也许是张志群来了。

才走到会客室门口，突然闻到一阵奇怪的香味，并且有一条很清脆的喉咙在里面向他喊着：“密司脱刘！你不会想到是我吧？”

不错，梦石实在是不会想到的。原来是汤女士。

假使批评得不怎样苛刻的话，汤女士实在不失为一个可爱的人物。她有一副极灵敏的头脑，往往会构成许多很神奇的思想，有时候可以使你想半天也理会不出来；性格也相当温柔，不骄傲，不固执，但也不十分容易打发。此外，像划船，游泳，拍照，打牌，看影戏等等各种为一般都市生活者所必具的技能，她也无不具备。若要研究她的短处，当然也不能没有。第一是抵抗性不强，往往容易为环境屈服；第二是不怎样懂得生活的艰难。譬如她第一次上吴淞去找刘梦石，两个人在炮台湾玩了半天，就使梦石整整的花了六十块钱。在当场的时候，梦石虽然一再奋不顾身的抢着会钞，可是到晚上细细把自己一个月的收入和支出算一算，便感到非常的困苦，这样才觉悟自己实在没有资格谈恋爱。至少限度，不配追求汤女士。

非但流动资金不够，就是梦石自己浑身的衣着也着实需要改换改换咧！可是中国渔业公司每个月发给他的薪资，连饭帖在内，也不过三百块大洋钱；他想除非让家里的老母和那个像冤鬼一样可厌的养媳妇在乡下吃一个月白开水，他自己才可以置一套能够和汤女士配配的新行头。不过行头做好之后，出去吃饭看戏的钱又从什么地方来呢！梦石越想越明白，金钱和恋爱确是有着最密切的关系的，自己目下的地位真是差得太远了！

不过这种觉悟的力量还嫌太微薄，绝对惊不醒一个才在那里开始做他们恋爱之梦的青年；尤其像梦石，他过去的二十四年的生活，简直干枯到了极点，好像始终在沙漠上旅行，从未见过一草一木，现在突然发现了一朵玫瑰花一样可爱的汤女士，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遏制他的奔放的热情呢？

第二天，就是这种热情指使他写了两封几乎不敢发出的信。一封是寄给汤女士的，里面当然充满着许多别人看了会觉得肉麻的话；另一封是并不经过邮政局的，收信人便是他的顶头上司簿记股主任张某，他向他请求可否准许他补升最近辞职的一个股员的遗缺。实际上，也可以说这两封信是为着恋爱而下的一种努力。

汤女士的回信当然没有来得这样快，而那位张主任倒是在下午就有答复的。他召梦石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去，很诚恳地告诉他这件事是可能的，因为他向来知道梦石的家境很清苦，而办事又十分尽力，所以早已自动的代他向会计科长请求提升了。当时梦石真觉得说不出的感谢，几乎就要预约他待到自己和汤女士恋爱成功的时候，务必请他来做一个现成的介绍人。

隔了一个多星期，升职的机会居然正式实现了，薪水也加到五百元，同事都纷纷向他道贺，然而他自己倒并不觉得如何兴奋，因为汤女士那一方面，竟始终不曾有回信来，虽然他又寄过一封信去。他很想冒着险，亲自到张志群家里去探望一下，但又恐进攻得太急了反把事情弄糟，并

且他还希望汤小姐再能够到吴淞来，那不是比回信更好吗；这希望实在也不算太奢，既然汤女士上次能够不约自来，过几日怎见得她不会再度光临呢？梦石自从存了这种心理之后，每逢当差们进来通报有客人找寻的时候，他的一颗心就会很急遽地跳着，总道是汤小姐来找他了。可是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一霎眼隔了半个月，尽管梦石早早晚晚的在盼望着，无奈汤女士的车驾越是不来，连回信也依旧没有。这其间真使梦石懊恼极了！他分明记得上一次自己送她上小火车回去的时候，她非但不曾透出一些不快的神气，并且还很和顺地让他握着她的手，直到火车将开才放松；便是火车转动之后，她也曾打车窗里一再探出头来，向后面回顾了数次。照这种种情形看来，无论如何也不致就会决裂啊！

最后，梦石只有怨恨自己了，他想多半总是因为上次那一封信写得太急切了，汤女士一定很不快，所以这样的给他一个不瞅不睬。但是即使如此，却又不能再去赔罪啊！那末就像这样结束了吧？未免又觉得不忍。他翻来覆去的想了好几天，才想到一个办法，决意凑礼拜日就去进行。

他先故意改变了笔迹，写就一张字条，冒着张志群那个姓周的同事的具名，去约汤女士到大华电影院去看电影，但并不立即寄出。到了礼拜那天，他在十点钟就到了上海，第一步少不得先要进理发店去整容一番，接着便去买了二张对号入座的楼厅票，然后赶到北四川路去，在张家附近的一家广东菜馆里吃饭。不过他的目的却不是为了果腹，他只想利用这餐馆里的出店，把他准备好的字条去送给汤女士；这本来不是难事，只要他肯化钱，人家就肯替他送。那出店受了他四角大洋的驱使，立即替他完成了任务，所缺的只是没有回信；因为梦石自己嘱咐他千万不可等回信，送到就走，他恐怕一露马脚，不仅计划失败，自己还要闹得十分没趣咧！

但是他仔细想想，这一个方法巧固然很巧，险也险极了，说不定姓周的正巧也在张家，那末这条子送去，可不就成了笑话？其次，姓周的既然也在那里追求汤小姐，汤小姐至少总见过他写的字，这条子上笔迹不对，汤小姐怎肯就出来呢？他简直越想越糟，几乎认定自己这一番心血是白费的了。挨到两点一刻，他实在不打算再上大华影戏院去，尽在马路上闲荡着；可是不知怎样，他的两条腿竟自作主张的把他搬到了大华门前。他瞧见里面人很多，想必这一张片子一定还值得看看的，既然已买好了票子，便胡乱进去坐一会吧！一面想，一面就鼓足勇气，低着头，一步一步的打那铺着厚厚的毛毡的石扶梯上走上去；刚到扶梯口，旁边突然伸过一条象牙蛇一样的手臂来，在他肩上轻轻的拍了一下。梦石还不曾来得及抬起头来，汤女士已经很俏皮地说：

“喂！周先生！你约人家看电影，为什么倒要人家先来等你？”

这几句话就把梦石的脸说红了，同时，他的心里也快活极了；尤其使他惊喜不已的是才隔了三个星期不见，汤女士似乎出落得格外美丽了。他瞧旁边的一班男性，差不多没有一个不把视线集中在她身上，使他越发觉得头奋起来，一时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许多勇气，竟公然挟着她的手，一路笑嘻嘻的望里面走去。

“你知道是我的笔迹吗？”他得意地问。

“唔……”汤女士笑而不言。待到坐定之后，她方始又悄悄地说：“我不给你回信，怎么你倒不恼？”

“我怎么敢恼呢？”梦石的目光，完全注视在汤女士的半个脸庞上；如其这时候有人问他这楼厅里已经来了多少客人，或是问他坐在他左边的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是男人还是女人，他一定完全答不出来。

“既然不恼，为什么老是不到我舅舅家里来？”汤女士并不就挣脱他的手，仍把半个身子紧紧地靠着他，一面用着很亲密的口吻问。

梦石觉得自己今天是做了神仙了，过去一切苦闷，现在已经一扫而光；所可虑的只是影戏院映两个钟头，就要完毕，他恨不能要求汤女士再连看一场。

“那姓刘的小伙子近来可真得意极了！差不多每个礼拜天总有这个小娘儿来看他，多半是姘头已经轧上了！”中国渔业公司的门房老爷又像妒忌，又像羡慕似的在大门口跟两个当差的议论

着。

“这位刘先生虽然年轻，听说本事倒不差，今年已经加过两次工钱了！”一个在会计科服务的当差抢出来说，“前天据说马协理又曾请他上去说过话，大概要调到上海发行所去了！”

“真的吗？”那门房老爷是向来不大瞧得起刘梦石的，近来因为汤女士时常到公司里来，所以他越发当梦石是一个专门胡闹的年轻人了。“他有什么本事呢！大不了脸子长得好看一些，会在女人面上用工夫罢了！你知道里面要调他上发行所去干什么？”

“这倒不知道！大概总可以再比这里好一些。”会计科的那个当差对于梦石倒的确很有几分好感，便用着替他辩护的口吻说：“刘先生人是规矩的！你看他常年穿着一套学生装，头发也不大梳，脸上又不搽什么雪花膏，跟另外几位年轻的先生着实不同！这个时常来看他的姑娘，或者就是他已经攀了亲的家小也说不定。但是我知道他从来没有在外面住过夜；但问阿发哥，他是管宿舍的，想必一定知道！”阿发是一个瘦长子，不大说话，叉着两手，站在那门房老爷的旁边，听了这几句话，便把头一点，表示承认的意思。

“何必定要晚上？白天还怕不能干事吗？”那门房老爷倒是出奇的倔强，他一心认定刘梦石不是好人；而且他因为曾经一再和刘梦石那个开米铺的老板谈过几次话，所以很知道一些梦石的家庭情形。“你当她是他的老婆吗？这就错了！他的叔父三头二日的来找他，也曾告诉过我许多话，这小伙子家里已有着一个养媳妇了……”

正当他说到这里，梦石恰巧和汤女士并着肩走出来，末一句里正好听得清清楚楚；特别是养媳妇三个字，使他最触心。他虽然绝对想不到那门房所说的“小伙子”便是指的自己，但因此却连带想到昨天家里又有过信来，母亲坚持着三年已满，必须成亲的主张，还教他预先和公司商量商量，年底设法请一个月假，因为吉期大概总选在冬天。梦石到此刻还不曾想定应该用什么方法写回信去拒绝咧！

他本来很健谈，尤其是和汤女士在一起的当儿，话更说得多，每次从见面到分手，梦石的嘴往往从不停歇；而汤女士对于他所说的话，也一些不以为多，总是微笑着，仿佛听得很有味。可是这一天，梦石的谈锋竟受了极大的挫折，养媳妇的问题，像一枚铁门一样的，横锁在他的心上，使他只能机械地答应着汤女士的话，自己绝对没有精神开口。

“你今天似乎有些心事吧？”一路上，汤女士已经觉得他的神态和往日大有不同，但不便问；进了虹口公园，她再也忍不住了；当时就抬起头来，很关切地看着他。

梦石也知道自己今天的神色一定很萎顿，不愿意让伊玲——汤女士的名字——看破，便故意旋过头去，假装在眺望左边的景色，嘴里还含糊着回答：

“没有什么心事！除非在打算调到发行所去后怎样解决膳宿问题……”这原是他随口捏造的谎话，根本他还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可是汤女士听了，就信以为真，不由立刻很兴奋起来。

“这是一些没有问题的！昨晚我已经给舅母和志群说过，他们都欢迎你每天上他们家里去吃饭；并且舅母还说，他们隔壁的一家人家，正有一间亭子间空着，她可以替你租下来，房租一定很便宜。方才我出来的时候，又再三托过她，至迟明天就可以解决了。”说到这里，汤女士突然换了一种极低的声音。“志群这个人真是坏得很，他看我替你这样忙着布置，便尽用许多很调皮的话来和我开玩笑，教我怪不好意思的，算来都是为了你！”

梦石听了这样柔情脉脉的蜜语，心里委实是高兴极了，差一些就要笑出来；然而奇怪得很，伴着这一段高兴同来的却是一种说不出的痛苦，生生地把他的笑容遏住了，他只能更用力的握了一握伊玲的手，低低地叫了一声：

“伊玲……”

想必总是缘分的关系吧？虽然把梦石和三哥以及姓周的二个人比，连他自己也不觉得有什么地方可以胜过他们，而且还是最后加入竞争的一个，不料经过将近一年的角逐之后，胜利竟出乎意外的归与了梦石。汤女士的心坎里，显然地只剩他一个人，三哥是自知不敌而退避了，姓周的虽然还利用着和志群同事的关系，不时来走动，但他所能得到的，无非是失望而已。



张志群倒是旁观者清，他常常说三哥和周克民只知道拼命去花钱，请吃饭，送东西，所用的全是皮毛上的功夫，经不起刘梦石一用“攻心为上”的策略，他们哪有不败之理？不错，梦石是始终以取得汤女士的心为唯一目标的，他无微不至的体贴着她，决不在人前损害她一分尊严，处处帮助她做有益的事，永远显着最忠诚的态度，这样终于把汤女士感动了。她知道别人都当她是玩物，而梦石却当她是伴侣，因此她也倾尽心意的爱他了。

这种结果，自然是梦石所求之不得的，可是一想到自己所处的环境的困难，则又不胜其怨艾，他实在不忍把汤女士卷到这个痛苦的漩涡中来；但是看现在的情形，汤女士至少已经有半个身子卷进来了！

“伊玲，你上次告诉我不久你们学校里就要到松江去旅行了，不知道你到了松江，可愿意到我们家里去看看吗？”他们在河边的一张长椅上坐定了，梦石突然发了一个极大的宏愿，他准备牺牲自己，趁早把家里的真相告诉汤女士；不过他心里虽然这样想，一时却没有直说的勇气，只得兜着圈子说。

“好啊！”伊玲哪里会知道他的意思，依旧很兴奋地说：“我真想见见你的母亲咧！”

“除了母亲，我家里还有一个人。”梦石像在法庭上陈述供词。

“是谁呀！”

“是一个女人。”

“是你的姐姐或是妹妹吧？”汤女士到此刻还听不出他说话里含着什么特别的意思；直到她发现梦石的脸色突然变得异样的苍白，心里才有些奇怪起来了。她把自己的双手紧紧地覆住着梦石的右手，透着最关切的神气，悄悄地问：“今天你可是有什么重大的心事吗？能不能告诉我？”

“当然要告诉你！”梦石的说话越发不自然了，差一些他就要把自己家里的情形完全告诉伊玲，但他知道这是一定会她很伤心的，并且这种事情也不宜当着面讲，便竭力忍住了，打算回去写一封信给她。

“怎么又不说了？”伊玲向他催促着。可是这一天，直到分别，梦石终于不曾直说。

在不能战胜环境，又不忍斩断情丝的两重矛盾的心理之下，梦石糊里糊涂的搬进了大德坊七十六号，和汤女士比邻而居；从此差不多每天早上一起出去，梦石一定要把伊玲送到了校门口才自己到发行所去，晚上也总是一块儿在张家客堂里谈天。张志群因为刘梦石住的是亭子间，便替他起了一绰号，叫做“大德亭长”；他在背后，往往就称汤伊玲为“亭长之妻”。伊玲偶然听见了，也并不如何着恼。

不过梦石的养媳妇的问题却一天比一天急迫了，他母亲平均每隔一礼拜总有信出来催他赶快准备喜事，那个在吴淞镇上开米铺的老板也时常到大德坊来劝导他回去；弄得梦石没法，只得回松江去了一次，费掉许多唇舌，才好不容易求得他母亲允许，再把婚事展缓一年。

梦石哪里想到这种迁延不决的办法真是等于自杀之人，一方面汤女士对他的热恋，已经增高到了沸点，不但人家都在打趣他们是未婚的夫妇，便是汤女士自己，也差不多完全承认的了；一方面，梦石的母亲又在家里希望梦石这一次一定能够回去结婚，她老人家简直连子孙桶也替他做好了，梦石自己只有日夜在担心着，不知道到那时候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重纠纷。

张志群是向来知道梦石的底细的，心里也在暗暗替他发愁，但又不便直接去向他贡献什么意见，只能老是闷在肚子里。有一天，他在那个三哥家里吃饭，给他们多劝了几杯酒，酒酣耳热，一时忘了顾忌，竟把刘梦石的尴尬问题当做笑话一样的讲了出来。那三哥原是为着梦石而失意的，心里正想报复，听了这一席话，便十二分的高兴，第二天，他就特地到南市那边汤女士的家里去，分外夸张的放了一把野火。汤女士的爸爸向来不在上海，家里只有一个母亲和两房哥嫂，他们对于伊玲和梦石互恋的事本来早已知道，而且并不反对，这时听了三哥的话，大家就觉得不很妥当了。



“好在启英女中不久就要放暑假了，我们可以早些把伊玲接回来，教她以后不必再住在舅母那边，下半年爽快改进了城里的学堂，这事情就不成问题了。”汤女士的大哥想出了这个办法，她母亲也认为很好，决意立即实行。

当伊玲的大哥到志群家里来接伊玲回去的时候，他所捏造的理由是母亲有病，所以谁也不曾猜到里面有其他的作用；直到隔了好几天不见她回去，汤家反而又派人来把伊玲的衣服书籍一齐收回，这才使志群一家和梦石都感到诧异了。志群的父亲便叫志群进城去探望探望姑母的病状，顺便问问汤小姐何以突然搬回去的理由。

其实最不放心的还是梦石，他悄悄地从后面跟了出去，要求志群带他同行；志群险些要答应了，突然想起了自己那天喝醉酒跟三哥说的话，便担心这中间一定发生了问题，今天梦石是断乎不能去的，于是他极力把梦石劝住了，并且答应他一回来就把情形告诉他。

志群去后，梦石便怀着满肚子的鬼胎，独自坐在那亭子里等候着，眼看时钟一秒一分的过去，一个钟头真像一天一样长；尤其是这一间小小的卧室里的每一件东西上面，几乎无一不有伊玲的手迹遗留着，更使他感到无限的怅惘。

晚饭后九点多钟，志群才从汤家回来。他在家并没有说实话，只略略搪塞了几句，便急急赶到梦石这边来，把一切实情全告诉了他，并且力自引咎，深怪自己酒后失言，以致败了他们的好事；梦石当时也想不出有什么话可以对他说，半晌不作声，隔了许久，才叹口气说：

“都是我不好！”

第二天，他就把汤女士遗下的几件东西，以及历年写给他的书信，一齐捡出来，密密层层的包成一个小包裹，用了种种方法，假装是启英女校的一位女先生送还给汤小姐的。这东西送出之后，隔了两天，梦石就得到伊玲一封复信，里面只寥寥六个字：“我可以原谅你。”

此后，梦石倒并没有就向他母亲屈服，依旧把这件养媳妇的问题一再迁延着，他母亲也无可如何。不过他自己也不再住在大德坊了，只偶然在路上碰到张志群。志群对于他还是很热心，往往自动把汤女士这边的消息告诉他，因此他知道伊玲的生活非常消极，每天除掉上学堂去之外，从不出门。她看见三哥是恨极了，始终不曾再理过他。

“这又何必呢？真是我害了她了！”每次，梦石总是这样忏悔着。

又过了半年，梦石偶尔在一家影戏院门前走过，突然看见一群男女，其中有两个人很熟；想了一想，才记得是伊玲和志群那个姓周的同事。不知道他还是受了好奇心的驱使，还是受了酸性的冲动，就急急把这事去问志群。

“我们那位姓周的同事，倒的确也是真心爱着伊玲的！”志群笑着说，“他知道你出了岔子之后，便死命的拖我伴他上汤家去，去了两次，他自己就去顺了，大约至多隔三天一定要进城一次。现在听说很得我姑母欢心，伊玲也不十分冷淡他，可是要她出来的话，一个人却绝对办不到，伊玲一定要她母亲，或是哥哥嫂嫂一同出去，才肯随着他们走。看来姓周的要正式补你的缺还差得远咧！”

梦石听了，热泪几乎夺眶而出。

距离梦石得到汤女士随着她父亲到兰溪去的消息约摸十天光景，他忽然染了很厉害的猩红热，外加白喉，病势非常的凶险，在隔离医院中住了两个月才救得一条生命；可是出院之后，他的身子总不见复原，肌肉黄瘦，精神萎顿，常常像有病的人一样。公司里向来很倚重他，为此也十分代他担心，特地准他离职一个月，教他回去休养。不过梦石怎肯回家呢？结果还是进了医院。然而经好几个医生诊断之下，都认为这是他环境不好，心里时常郁郁不乐，所以病后不易复原，反现出了一种神经衰弱的症状；要希望健全，必须先去掉心事。恰巧他母亲又到上海来看他，医生便从实给她说明，同时又亏张志群在旁极力的进言，表示非把家里养媳妇的问题解决，梦石的身体便绝对不会好。这样，老太太也着急了，反问梦石：“那末有什么方法可以不要她呢？”

梦石对于这件事，本来已有过长时间的策划，当时看他母亲的心已经有些动了，便立刻直截爽快的建议着：

“好在她今年不过二十一岁，年纪正轻，我可以认她做妹妹，慢慢地挑一份人家把她嫁出去！”

志群也连声的说“好主意”。梦石的母亲毕竟最顾怜儿子，而且她老人家也知道如今的时世已不比从前，男女婚嫁事件，中途变卦的很多，实在算不得什么奇闻，当下就全部同意了。虽然这样说，梦石的病也不能顷刻尽除，少不得仍在医院里住满了一个月才出来。

“如今是好了！”在出院的时候，志群便打趣着给他说：“你是不是明天就预备到兰溪去？”

依着梦石的心思，真恨不能明天就上兰溪去找汤伊玲，不过无论谁的身子，事实上都没有这样自由：第一，他必须先到的公司中去接洽。不料这一接洽就把他担搁了，因为其时厂里会计科簿记股的主任恰巧病故，会计科长向来知道梦石工作成绩很好，以前又是簿记股里的旧人，便和发行所长商量，决定调他回去填补这个空缺。于是梦石只得先忙着接事，搬家，整理旧帐，一连忙了半个多月，才有一些头绪，其时当然不能再轻言请假，只能勉强定着心，留在公司里工作。

志群原已把汤女士在兰溪的地址告诉过他，他也未尝不能先去一封信，可是他知道伊玲正和她父亲在一起住着；万一先去信，触怒了老太爷，事情反而不好，因此决意再迟一两个月，亲身上兰溪去走一遭。

母亲知道他又升了职位，也非常愉快，而那个养媳妇也已另外对定了人家，一切都不成问题了。

“不知道梦石现在想娶的是怎样标致的一位姑娘？”老太太暗暗这样想。

在一个秋日的中午，梦石精神抖擞的到了兰溪，当他从火车上跨下去的时候，马上在月台上发现了三个人像，第一位是睽隔了将近两年的汤女士，第二位是一个相貌很严肃的老先生，伊玲的父亲，这都是他久已期望着要见的人。然而那第三位却委实来得太突兀了，原来就是志群那个姓周的同事，他的左臂并且紧紧地挽着伊玲的右臂。

梦石险些就想退上火车去，伊玲是脸色变得像白纸一样，她先在她父亲的耳朵边说了几句话，于是三个人一起向他迎上来。

“啊！尊驾是刘梦石先生吗？”第一个开口的倒是汤老先生，他用着极老练而圆滑的语调说，“鄙人因为收到了先生的信，所以特地带着小女，和这位周君到站上来迎你，听说周君一向也和刘先生相熟，他在上礼拜才和小女订婚……”

以后的话梦石也听不清楚了，只知道汤老先生待他非常客气，那姓周的也一再很诚恳地和他敷衍着，始终不开口的只有汤女士自己。梦石像失了魂一样的被他们簇拥到汤老先生的寓所里，不辨东西，不知南北，甚至端起了茶杯，半天没有喝一口。汤老先生因为前天亲手拆过他给伊玲的信，所以心里也知道他的痛苦，便立即做了一个眼色给姓周的，教他扶着伊玲暂时到别处去，他自己就想出许多话来极力安慰梦石，最后归结到‘恋爱应该以牺牲为最高原则’的说法，（这位老先生是一个新官僚，所以对于新旧社会的一切都有相当认识。）

梦石一边听，一边纵声大笑，知觉也完全清醒了，他承认此刻假如不让自己牺牲，那末汤老先生和姓周的两个人都得感受无限的苦痛和困难，因为铸就大错的，便是汤老先生本人。

“兰溪这地方很好，我一定要多玩几天咧！”梦石对于汤老先生所提出的请他在兰溪闲玩几天的建议，也欣然接受了，不过坚持着要住到旅馆里去；汤老先生看他心神很安定，并且知道过了三点钟，兰溪再没有火车开出了，便不再强留，只得亲自伴着他出去找到了一家旅馆，自己依旧不走，极力敷衍着他，还请他吃了一顿很富盛的晚餐，到八点半钟，才独自回去。

待他一走，梦石忙付清了店帐，携着小提箱，乘黑夜沿着铁路走了。他承认自己是做了一个四五年的长梦。

